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第二十五回 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

話說小紅心神恍惚，情思纏綿，忽朦朧睡去，遇見賈芸要拉他，卻回身一跑，被門檻絆了一跤，唬醒過來，方知是夢。因此翻來覆去，一夜無眠。至次日天明，方纔起來，有幾個丫頭來會他去打掃屋子地面，盥洗臉水。這小紅也不梳粧，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，洗了洗手臉，便來打掃房屋。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，想著指名喚他來使用，一則怕襲人等多心，二則又不知他是怎麼個情性，因而納悶。早晨起來，也不梳洗，只坐著出神。一時下了紙窗，隔著紗窗子，向外看的真切。只見幾個丫頭在那裡打掃院子，都擦脂抹粉，插花帶柳的，獨不見昨兒那一個。寶玉便靸拉著鞋，走出房門，只裝做看花，東瞧西望。一抬頭，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欄杆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裡，卻為一株海棠花所遮，看不真切。近前一步，仔細看時，正是昨兒那個丫頭在那裡出神。此時寶玉要迎上去，又不好意思。正想著，忽見碧痕來請洗臉，只得進去了。

卻說小紅正自出神，忽見襲人招手叫他，只得走上前來。襲人笑道：「僑們的噴壺壞了，你到林姑娘那邊借用一用。」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。到了翠煙橋，抬頭一望，只見山坡高處，都攔著帷幙，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。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裡掘土，賈芸正坐在山石上監工。小紅待要過去，又不敢過去，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。無精打彩，自向房內躺著。眾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，也不理論。

過了一日，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。那裡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，王夫人見賈母不去，也不便去了。倒是薛姨媽同著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、寶釵、寶玉一齊都去了，至晚方回。

王夫人正過薛姨媽院裡坐著，見賈環下了學，命他去抄《金剛經咒》唸誦。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著，命人點了蠟燭，拿腔做勢的抄寫。一時又叫彩霞倒鐘茶來，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，又說金釧擋了燈亮兒。眾丫鬟們素日厭惡他，都不答理。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，倒了茶給他，因向他悄悄的道：「你安分些罷，何苦討人厭？」賈環把眼一瞅，道：「我也知道，你別哄我。如今你和寶玉好了，不理我，我也看出來了。」彩霞咬著牙，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，道：「沒良心的！『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歹』。」

兩人正說著，只見鳳姐跟著王夫人都過來了。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，戲文好歹，酒席如何。不多時，寶玉也來了。見了王夫人，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，便命人除去了抹額，脫了袍服，拉了靴子，就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。王夫人便用手摩挲撫弄他。寶玉也扳著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。王夫人道：「我的兒！又吃多了酒，臉上滾熱的。你還只是揉搓，一會子鬧上酒來。還不在那裡靜靜的躺一會子去呢。」說著，便叫人拿枕頭。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，又叫彩霞來替他拍著。寶玉便和彩霞說笑，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，兩眼只向著賈環。寶玉便拉他的手，說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也理我理兒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拉他的手。彩霞奪手不肯，便說：「再鬧，就嚷了！」

二人正鬧著，原來賈環聽見了。素日原恨寶玉，今見他和彩霞玩耍，心上越發按不下這口氣。因一沉思，計上心來，故作失手，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燭，向寶玉臉上只一推。只聽寶玉「噯呀」的一聲，滿屋裡人都唬了一跳，連忙將地下的綽燈移過來一照，只見寶玉滿臉是油。王夫人又氣又急，忙命人替寶玉擦洗；一面罵賈環。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著，一面說：「這老三還是這麼毛腳雞似的！我說你上不得台盤！——趙姨媽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。」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，遂叫過趙姨媽來，罵道：「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，也不教訓教訓！幾番幾次，我都不理論，你們一發得了意了，一發上來了！」那趙姨媽只得忍氣吞聲，也上去幫著他們替寶玉收拾。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，幸而沒傷眼睛。

王夫人看了，又心疼，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，急的又把趙姨媽罵一頓。又安慰了寶玉，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。寶玉說：「有些疼，還不妨事。明日老太太問，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就說自己燙的，也要罵人不小心，橫豎有一場氣生。」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。襲人等見了，都慌的了不得。

那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，便悶悶的，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，知道燙了，便親自趕過來。只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，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。黛玉只當□分燙的利害，忙近前瞧瞧。寶玉卻把臉遮了，搖手叫他出去，——知他素性好潔，故不肯叫他瞧。黛玉也就罷了，但問他：「疼的怎樣？」寶玉道：「也不很痛，養一兩日就好了。」黛玉坐了一會，回去了。

次日，寶玉見了賈母，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，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。

過了一日，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裡來，見了寶玉，唬了一大跳，問其緣由，說是燙的，便點頭歎息。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，口內嘟嘟囔囔的又咒誦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包管好了，這不過是一時飛災。」又問賈母道：「老祖宗，老菩薩，那裡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！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，只一生長下來，暗裡就有多少促狹鬼跟著他，得空兒就擰他一下，或掐他一下，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，或走著推他一跤。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。」

賈母聽如此說，便問：「這有什麼法兒解救沒有呢？」馬道婆便說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，也就罷了。再那經上還說：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，專管照耀陰暗邪祟，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，可以永保兒孫康寧，再無撞客邪祟之災。」賈母道：「倒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？」馬道婆說：「也不值什麼，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，一天多添幾斤香油，點個大海燈。那海燈就是菩薩現身的法像，晝夜不息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？我也做個好事。」馬道婆說：「這也不拘多少，隨施主願心。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：南安郡王府裡太妃，他許的願心大，一天是四□八斤油，一斤燈草，那海燈也比缸略小些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，一天不過二□斤油；再有幾家，或□斤八斤，三斤五斤的不等，也少不得要替他點。」

賈母點頭思忖。馬道婆道：「還有一件：若是為父母尊長的，多捨些不妨；既是老祖宗為寶玉，若捨多了，怕哥兒擔不起，反折了福氣了。要捨，大則七斤，小則五斤，也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麼樣，就一日五斤，每月打總兒關了去。」馬道婆道：「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！」賈母又叫人來吩咐：「以後寶玉出門，拿幾串錢，交給他的孩子們，一路施捨給僧道貧苦之人。」

說畢，那馬道婆便往各房間安閒逛去了。一時，來到趙姨媽屋裡。二人見過，趙姨媽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。趙姨媽正粘鞋呢。馬道婆見炕上堆著些零星綢緞，因說：「我正沒有鞋面子，姨奶奶給我些零碎綢子緞子，不拘顏色，做雙鞋穿罷。」趙姨媽歎口氣道：「你瞧！那裡頭還有塊像樣兒的麼？有好東西，也到不了我這裡！你不嫌不好，挑兩塊去就是了。」馬道婆便挑了幾塊，掖在袖裡。

趙姨媽又問：「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，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？」馬道婆道：「早已替你上了。」趙姨媽歎氣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手裡但凡從容些，也時常來上供，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」馬道婆道：「你只放心，將來熬的環哥大了，得個一官半職，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，還怕不能麼？」

趙姨媽聽了，笑道：「罷，罷，再別提起！如今就是榜樣：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兒？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，長的得人意見，大人偏疼他些兒，也還罷了；我只不服這個主兒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伸了兩個指頭。馬道婆會意，便問道：「可是璉二奶奶？」趙姨媽唬的忙搖手兒，起身掀簾子一看，見無人，方回身向道婆說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提起這個主兒，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，我也不是個人！」馬道婆見說，便探他的口氣道：「我選用你說？難道都看不出來？也虧你們心裡不理論，只憑他去。——倒也好。」趙姨媽道：「我的娘！不憑他去，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嗎？」馬道婆道：「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，——你們沒本事，也難怪——明裡不敢罷咧，暗裡也算計了，還等到如今！」

趙姨媽聽這話裡有話，心裡暗暗的喜歡，便說道：「怎麼暗裡算計？我倒有這個心，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。你教給我這個法子，我大大的謝你！」馬道婆聽了這話，拿攏了一處，便又故意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你快別問我，我那裡知道這些事？罪罪過過

的！」趙姨娘道：「你又來了！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，難道就眼睜睜的看著人家來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們不成？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麼？」馬道婆聽如此，便笑道：「要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的委屈還猶可，要說謝我，那我可是不想的呀。」

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，便說：「你這麼個明白人，怎麼糊塗了？果然法子靈驗，把他兩人絕了，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？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呢？」馬道婆聽了，低了半日頭，說：「那時候兒事情妥當了，又無憑據，你還理我呢！」趙姨娘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攢了幾兩體己，還有些衣裳首飾，你先拿幾樣去；我再寫個欠契給你，到那時候兒，我照數還你。」馬道婆想了一回，道：「也罷了，我少不得先墊上了。」

趙姨娘不及再問，忙將一個小丫頭也支開，趕著開了箱子，將首飾拿了出來，並體己散碎銀子，又寫了五口兩欠約，遞與馬道婆道：「你先拿去作供養。」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，又有欠字，遂滿口應承，伸手先將銀子拿了，然後收了契。向趙姨娘要了張紙，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，問了他二人年庚，寫在上面；又找了一張藍紙，鉸了五個青面鬼，叫他併在一處，拿針釘了，「回去我再作法，自有效驗的。」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：「姨奶奶在屋裡呢麼？太太等你呢。」於是二人散了，馬道婆自去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出門，倒常在一處說話兒。這日飯後，看了兩篇書，又和紫鵲等作了一會針線，總悶悶不舒，便出來看庭前纔進出的新筍。不覺出了院門，來到園中，四望無人，惟見花光鳥語，信步便往怡紅院來。只見幾個丫頭舀水，都在廊上看畫眉洗澡呢。聽見房內笑聲，原來是李紈、鳳姐、寶釵都在這裡。一見他進來，都笑道：「這不又來了兩個？」

黛玉笑道：「今日齊全，誰下帖子請的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前日打發人送了兩瓶茶葉給姑娘，可還好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我正忘了，多謝想著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嚐了不好，也不知別人說怎麼樣。」寶釵道：「口頭也還好。」鳳姐道：「那是暹羅國進貢的。我嚐了也不覺怎麼好，還不及我們常喝的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吃著卻好，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說好，把我的都拿了吃去罷。」鳳姐道：「我那裡還多著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叫丫頭取去。」鳳姐道：「不用，我打發人送來。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，一同叫人送來罷。」黛玉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這是吃了他一點子茶葉，就使喚起人來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，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？」

眾人都大笑起來。黛玉漲紅了臉，回過頭去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寶釵笑道：「二嫂子的詼諧，真是好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什麼詼諧！不過是貧嘴賤舌的，討人厭罷了！」說著，又啐了一口。鳳姐笑道：「你給我們家做了媳婦，還虧負你麼？」指著寶玉，道：「你瞧瞧，人物兒配不上？門第兒配不上？根基兒家私兒配不上？——那一點兒玷辱你？」黛玉起身便走。寶釵叫道：「顰兒急了，還回不來呢！走了倒沒意思。」說著，站起來拉住。纔到房門，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。寶玉和眾人都起身讓坐，獨鳳姐不理。

寶釵正欲說話，只見王夫人房裡的丫頭來說：「舅太太來了，請奶奶姑娘們過去呢。」李紈連忙同著鳳姐兒走了。趙周兩人都出去了。寶玉道：「我不能出去，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。」又說：「林妹妹，你略站站，我和你說話。」鳳姐聽了，回頭向黛玉道：「有人叫你說話呢，回去罷。」便把黛玉往後一推，和李紈笑著去了。

這裡寶玉拉了黛玉的手，只是笑，又不說話。黛玉不覺又紅了臉，掙著要走。寶玉道：「噯喲！好頭疼！」黛玉道：「該！阿彌陀佛！」寶玉大叫一聲，將身一跳，離地有三四尺高，口內亂嚷，盡是胡話，黛玉並眾丫鬟都唬慌了，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。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，都一齊來看。寶玉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，鬧的天翻地覆。賈母王夫人一見，唬的抖衣亂戰，「兒」一聲，「肉」一聲，放聲大哭。於是驚動了眾人，連賈赦、邢夫人、賈珍、賈政並璉、蓉、芸、萍、薛姨媽、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千家中上下人等並丫鬟媳婦等，都來園內看視，登時亂麻一般。

正沒個主意，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。見雞殺雞，見犬殺犬，見了人，瞪著眼，就要殺人。眾人一發慌了。周瑞家的帶著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去抱住，奪了刀，抬回房中。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。賈政也心中著忙。當下眾人七言八語，有說送祟的，有說跳神的，有薦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，整鬧了半日，祈求禱告，百般醫治，並不見好。日落後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。

次日，王子騰也來問候。接著小史侯家、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看。也有送符水的，也有薦僧道的，也有薦醫的。他叔嫂二人一發糊塗，不省人事，身熱如火，在床上亂說，到夜裡更甚。因此，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。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，著人輪班守視。賈母、王夫人、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，只圍著哭。

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，日夜熬油費火，鬧的上下不安。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。賈政見不效驗，因阻賈赦道：「兒女之數總由天命，非人力可強。他二人之病，百般醫治不效，想是天意該如此，也只好由他去。」賈赦不理，仍是百般忙亂。

看看三日的時陰，鳳姐寶玉躺在床上，連氣息都微了。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，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。賈母、王夫人、賈璉、平兒、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。只有趙姨娘，外面假作憂愁，心中稱願。

至第四日早，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：「從今以後，我可不在你家了，快打發我走罷！」賈母聽見這話，如同摘了心肝一般。趙姨娘在旁勸道：「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。哥兒已是不中用了，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，讓他早些回去，也省他受些苦；只管捨不得他，這口氣不斷，他在那裡，也受罪不安。」

這些話沒說完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，罵道：「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！怎麼見得不中用了？你願意他死了，有什麼好處？你別作夢！他死了，我只合你們要命！都是你們素日調唆著，逼他念書寫字，把膽子唬破了，見了他老子，就像個避貓鼠兒一樣。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？這會子逼死了他，你們就隨了心了！——我饒那一個！」一面哭，一面罵。

賈政在旁，聽見這些話，心裡越發著急，忙喝退了趙姨娘，委婉勸解了一番。忽有人來回：「兩口棺木都做齊了。」賈母聞之，如刀刺心，一發哭著大罵，問：「是誰叫做的棺材？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！」鬧了個天翻地覆。

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，念了一句「南無解冤解結菩薩！有那人口不利，家宅不安，中邪祟，逢凶險的，找我們醫治。」賈母王夫人都聽見了，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。原來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。那和尚是怎的模樣？但見：

鼻如懸膽兩眉長，目似明星有寶光。破衲芒鞋無住跡，醜癩更有一頭瘡。那道人是如何模樣？看他時：

一足高來一足低，渾身帶水又拖泥。相逢若問家何處，卻在蓬萊弱水西。

賈政因命人請進來，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。那僧笑道：「長官不消多話。因知府上人口欠安，特來醫治的。」賈政道：「有兩個人中了邪，不知有何仙方可治？」那道人笑道：「你家現有稀世之寶，可治此病，何須問方！」賈政心中便動了，因道：「小兒生時，雖帶了一塊玉來，上面刻著『能除凶邪』，然亦未見靈效。」那僧道：「長官有所不知。那『寶玉』原是靈的，只因為聲色貨利所迷，故此不靈了。今將此寶取出來，待我持誦持誦，自然依舊靈了。」

賈政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來遞與他二人。那和尚擎在掌上，長歎一聲，道：「青埂峰下，別來三載矣！人世光陰迅速，塵緣未斷，奈何奈何！可羨你當日那段好處：

天不拘兮地不羈，心頭無喜亦無悲。只因鍛煉通靈後，便向人間惹是非！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呵：

粉漬脂痕污寶光，房櫳日夜困鴛鴦。沉酣一夢終須醒，冤債償清好散場！念畢，又摩弄了一回，說了些瘋話，遞與賈政，道：「此物已靈，不可褻瀆。懸於臥室上檻，除自己親人外，不可令陰人沖犯。三三日之後，包管好了。」

賈政忙命人讓茶，那二人已經走了，只得依言而行。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，漸漸醒來，知道餓了。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。眾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。黛玉先念了一聲佛，寶釵笑而不言。惜春道：「寶姐兒笑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；又要度化眾生，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，又要管人家的婚姻，叫他成就。你說可忙不忙？可好笑不好笑？」一時黛玉紅了臉，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們都不是好人。再不跟著好人學，只跟著鳳丫頭學的貧嘴賤舌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掀簾子出去了。

欲知端詳，下回分解。